

當東方碰到西方

張大千與畢卡索

● 汪清澄

東西藝壇華麗盛會

飽受中華文化薰陶，具備開拓萬古胸襟的張大千與西方最具代表性的畢卡索畫作精品，在台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隆重展出，自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止，歷時三個月又二十五天，逾四十萬人參觀，轟動了台北藝壇，報紙每天都有專欄報導。這項定名為「張大千的世界」與「畢卡索的世界」兩項大展，算得上是本世紀末最華麗輝煌的一場東西藝術盛會。

國畫大師張大千，是國立中央大學前身南京兩江師範學校校長李瑞清（清道人）的學生，成名後會應中央大學藝術系的聘請，擔任中央大學的教授。

這次大展的主辦單位，除了國立故宮

博物院外，還有中國時報。余紀忠是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在他的支持下，近年來中國時報曾陸續舉辦過法國藝術家莫內作品展、羅丹雕塑展、「黃金印象——奧塞美術館特展」等，充分表示他對社會文化的重視與深層關懷，有益於國人生活品質的提昇。

兄弟齊名敦煌臨摹

張大千原名權，後改名爰，小名季，遂號季爰，別號大千居士，四川內江人，一八九九年生，一九八三年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五歲。

他家原籍是廣東番禺，清康熙二十二年遷四川，定居內江。父親張懷忠，號悲生，母親曾友貞，有十兄弟及一位姐姐，他排行第八。幼年從姐姐璋枝及母親習畫

，薰陶最多，人家說他九歲業繪事，十二歲即能畫山水、人物、花卉，被稱為神童。

十九歲時他的二哥張澤，號善孖，別號虎痴，是畫虎名家，帶他到日本京都學習染織藝術。二十一歲回國，在上海拜曾熙（字子緝，別號農髯）、李瑞清（字仲麟，別號梅庵）兩人為師，自此學問藝事都日益精進。

近年來報刊上對張大千的國畫藝術時有評介，但張大千的國畫技藝是從誰學的呢？關於這一點，曾任西康（今屬四川）省參議會議長及立法委員的胡恭先教授曾說：「張善孖和馬駘年紀相當，在上海同是四川籍同鄉，兩人很好，曾結拜為弟兄，張善孖擅長於畫虎，馬駘國畫路子比他寬得多，國畫十三科他都能畫，而且畫得

中很活，張善孖就委託馬駱教他八弟張大千的國畫，他們又共同學書法於曾農髯門下。「胡恭先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法律系，曾任廣州中山大學，安徽法學院，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院長等職。是馬駱、張善孖、張大千的同鄉好朋友，抗日戰爭時期張大千到康定寫生作畫，通過主要人事關係之一就是當時任西康省參議會議長的胡恭先，從他們之間交情關係之深，即可知其言之真實可信了。

張大千一九二八年任第一屆全國美展幹事委員，一九三一年到日本為唐宋元明中國畫展代表，一九三三年及一九三六年應中大羅家倫校長及徐悲鴻系主任的聘請兩度任中央大學教授。一九三七年夏在北平度假，正好遇上「七七事變」，日軍佔據了故都，大千以不能奮身疆場為憾，因而想到近代我國敦煌藝術久已震驚世界，而國人還沒有實地去察訪，若能有所研究，也不失為畫家報國的一條途徑。於是率弟子、子侄到敦煌，最初的意念是觀摩三個月，但是很難看到全貌，於是又第二次前去，一待就是三年。

在這期間，對於石窟的大小都予詳細調查編號，共計有三百零九窟，並考察壁

畫的時代與風格，編撰成了「莫高山石窟記」一書。進一步他又與弟子、子侄及藏僧匠吏，發願臨摹壁畫二百多幀。後來在國內外各地展覽，使莊嚴瑰麗的敦煌壁畫及鉅蹟得以揚名世界。

邁過古人開創新法

一九四九年他移居香港，第二年赴印度大吉嶺，研究阿姜塔壁畫三個月，以參驗敦煌與印度壁畫的異同。

一九五三年舉家遷往南美，在巴西聖保羅郊區開山鑿湖，建造一座極具中國園林風貌的「八德園」。

一九五六年遊羅馬、巴黎，在坎城別墅會晤了西畫大師畢卡索，彼此論畫談得很愉快，又合影留念。

一九七〇年巴西政府因計劃興建水庫，收回「八德園」的土地，張大千於是攜眷赴美，住美國西海岸「環華園」。他因年事漸高，想念故國，於是決意返回台灣，於一九七六年在台北市郊外雙溪畔建築摩耶精舍，一九七八年竣工遷入。

一九八二年獲蔣經國總統親授中正獎章，以表彰他在藝壇的成就與貢獻。

張大千的書法，曾受教於曾熙和李瑞

清兩人，又上采摩三代兩漢的金石，下窺六朝唐人的碑刻，帖學也多有研究；繪畫方面早年學明末四僧的筆法，對於石濤特別有心得，又再上溯唐宋元明各家，他融會了前賢的精微，而又不為囿限，所以被大家推為五百年來第一人。

晚年他更自創潑墨潑彩，邁過古人開創新法，無像的像，超乎筆墨以外，變化無方，直與造物者合為一體了。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紀念他百歲，特由「張大千先生百年紀念展籌備小組」廣蒐海內外藏家及故宮博物院所藏他的作品，並從中精選畫作一百二十四件，分兩期展出，第一期為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廿二日。第二期為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廿四日至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日。題材有山水、人物、仕女、花卉翎毛、走獸等，製作年代則從一九二六年二十八歲，至一九八三年八十四歲間，作品內容可以說涵蓋了他畢生創作的精粹。

少帥邀宴幽他一默

張大千的一生是傳奇和平凡的結合，浪漫與古典的交融。他的天縱才情，憑著幾枝畫筆，呼風喚雨，移山倒海，創造出

令人目眩神迷的絢爛世界。

在「張大千的世界」中，有關他的逸聞雋事，車載斗量不勝枚舉，這一類的「龍門陣」，正如幽默的小品文，由他自己的語氣說來，更是妙趣橫生。與他親近的朋友，人人都能說幾段。這裏我就記上幾則，作為插曲。

民國二十年前後，他在上海這一段時期的「遊戲筆墨」，使好多巨室名門的收藏，都破鈔不少。但買入的卻是張大千的假「石濤」，這不是他自己的推銷，絕大多數是畫商玩的斂財花樣。

在收藏「石濤」多係贗品的上當名人中，少帥張學良是一個，少帥知道以後，卻想結識一下這位以假亂真的張大千。

張學良特東邀張大千吃飯。當時以張少帥的勢力，欲拒不能，大千也受人警告，恐怕這是宴無好宴的鴻門宴，耽心要算假石濤畫的這筆帳。

大千考慮再三，還是赴宴去了，臨行前告訴家人，如果逾時未歸，就得託人打聽關照。

所幸張學良對張大千頗有禮賢下士的作風，酒席筵間，談笑風生，不提「石濤」，才使大千放下了心裏的「石頭」。但

張少帥也點了他一下，拍著大千的肩頭，對其他的客人，以介紹的語氣說：「這位就是仿石濤的專家，鼎鼎大名的張大千，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傑作。」

談笑風生的張少帥幽了一默，仿石濤的名家都捏了一把汗！

一把鬍子下巴藏私

從二十五歲開始，張大千便蓄就一把鬍子，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成許多，甚至有人稱他為「老太爺」。因此他曾感慨繫之的說：「我就從來沒有年輕過啊！」

張大千父系遺傳，都是天生的絡腮大鬍，他二十歲以後就經常為刮鬍子煞費周章，他說：「這是得天獨厚，莫可奈何，想充小白臉也不成，越刮得勤便越長得快，自己刮又痛又麻煩，弄不好還要流血，找『待詔』（四川話是理髮師）吧！更嫌費時費事，索性就留起來了。」

因此，在二十四歲那年就決定留鬍，到第二年就美髯拂胸，推鬚及人，他沾了鬍子的光，經常受到別人的禮讓。他說：「當然，有利必有害，年輕人留把大鬍子，可不受小姐們的歡迎啊！」

徐雯波夫人與張大千結縭時，他已年

近五十，留鬍的歷史也有二十多年了；所以他曾多次對著熟識的朋友開玩笑說：「我身上上啥地方都瞞不了她，惟獨下巴兒是個藏私的地方！」

中大教授君子小人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設在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兼主任徐悲鴻敦請馳名全國的大畫家張大千去擔任教授。最初張大千不接受聘請，他對徐悲鴻說：「君子動口說，小人動手足，我是小人我祇會動手畫畫，不會動口教課，你另請高明吧。」

徐悲鴻懇切要求，非要張大千同意去不可。他對張大千說道：「甚麼君子小人我不管，你看在我們的交情上，每週教課二、三小時都可以，你就當當『小人』，在教室中動手畫給學生們看就行了，用不著你當君子，動口說。」

後來張大千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好友的敦促，不過，他提出了一個條件：「每週祇去一次，兩小時、三小時都可以，只是在教室內替我安放一張單人床，我一畫累了，有躺下來休息一會的習慣，如果你不照准，我就不去教。」

徐悲鴻滿口答應，說是只要張大千去教學生，教室內的單人床照放不誤。學生們覺得好奇怪，怎麼放了一張床在講臺旁邊呢？

張大千教授上頭一堂課時，是由徐悲鴻主任陪同去的，學生們起立鼓掌歡迎，他在徐悲鴻致詞介紹後，又重新講了那一套「君子小人」的理論。他同時告訴學生們：「我不會說話，只會動手畫，你們想學畫甚麼，我就教你們畫甚麼。如果我不會的，我就說不會，絕不欺騙你們，亂畫瞎畫。」

當時三十七歲的張大千教授，事實上能說善道，學生們發問，他不但照答不誤，而且說得非常清楚明白，也很中肯很有趣。

說了理論之後，又動手畫給學生們看，然後張大千就向床上一躺，說是小休息一會，要學生們照著他在畫紙上的作畫法，「依樣畫葫蘆」，等他休息好了，就從小床上起來，看學生們的臨摹，逐一加以指點。

張大千又對學生們說：「你們有好多位老師，每位老師都有他的長處和特色。假如能向每一位老師學到一兩手，就算了

不起。每位老師有許多好的可教，學我也是一樣，能夠學到我一兩手就成了。」後來張大千只當了三個月的教授，就因事離開南京去了北平。學生們很失望，同時也很滿意，因為每個人都遵照張老師的教誨，學到每位老師的一兩手，加起來就有許多手，可算是大有所獲。

謎語香艷其實不然

張大千在晚年，雖因糖尿病引起嚴重，盲了左目，並患相當不輕的心臟病，但他和友好們在一起的時候，依然健談，興致精神不減當年。

他講笑話、誦詩詞、談藝文，話匣子一開滔滔不絕。在他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晚上在台北市外雙溪他住的「摩耶精舍」和幾位朋友講笑話，他背出幾段謎語要大家去猜。其中有一段很長，當時他順口說出，謎語是：「奴本是深閨弱質，生來白玉無瑕，遇著那風流子弟，把奴家帶到黑處去玩耍。一任他翻雲覆雨，上上下下心滿意足，那時才將奴家放下。唉呀！那無情的冤家，臨行時又將奴家一插。」這個謎語，他記得背得，大家卻一時想不出來。表面上看去很香艷，其實呢？

不然。

大千的幾個老朋友想了幾天，猜不出打的是什麼謎，過幾天在「摩耶精舍」問他究竟是什麼？

他笑了笑說道：「怎麼你們連『毛筆』都猜不到呢？」

才華出眾興趣廣泛

畢卡索 (Pablo Ruiz Picasso) 是西方突破傳統而能開創新風氣的畫家，他的成就最為獨特，他帶動了整個二十世紀的藝術、文化思潮發展。

畢卡索於一八八一年十月廿五日在西班牙南端安達魯西亞的馬拉加出生，一九七三年逝世，享年九十二歲。他的母親叫瑪麗亞·畢卡索 (Maria Picasso)，是個典型安達魯西亞山區的女人；父親叫荷塞·路易茲·布拉斯柯 (Jose Ruiz Balasco) 生長在環境較佳的中產階級家庭，是一位美術教師，畢卡索是從母姓。

在青少年時候，他的父親會要他畫一幅畫，結果一看大感驚異，覺得他有繪畫的天才，於是將調色盤交給畢卡索，他就這樣接下了父親的衣鉢。

畢卡索生來沒有什麼特別，但一雙眼

睛較大，又出奇地有神，這和他在「視覺藝術」上的成就應有相當的關係，不過這僅是常識的判斷，因為他不是畫他所「看」到的東西，而是畫他認為好的東西。

他天生傳承了父親熱愛繪畫的因子，從小在父親撫育下，一路平順完成學院美術教育。他才華出眾，興趣廣泛，除了從事繪畫創作、舞台設計，同時還編撰劇本、寫詩文，也嘗試雕塑、陶作和版畫。他有寬廣的視野和豐富的創作經驗，有利於朝向「全方位」發展，故終能躋身二十世紀藝術大師之列。他早期的畫作，流露西方傳統繪畫的素養，步入畫壇以後，與同好切磋往來汲取新知，無論後期印象派、野獸派、超現實主義及非洲的原始藝術，都經他融會吸收，轉化成自己創作的動力。

前往巴黎關鍵抉擇

十八歲至二十二歲（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四年），畢卡索在巴塞隆納發展畫業，常參加一些藝文性質的活動，很受人注目，已被圈內人視為一顆明星。

巴黎是西方畫家嚮往的聖地，他在舉行首次個展之後，即前往巴黎開拓前程，

這是他藝術生命中一個關鍵的抉擇。第二年因摯友自殺身亡感傷不已，開始偏好藍色調作畫。直到一九〇四年，纔在友情和愛情的鼓舞下，從「藍色時期」的憂鬱裏走出來，採用溫暖的紅色調作畫，進入「粉紅色時期」。

畢卡索歷經人生的悲歡離合找到自己，進一步摸索出未來的方向，在一九一〇年前後和同好布拉克（一八八二—一九六三）共同開創了「立體畫派」。

立體派畫風，是畢卡索通行世界的繪畫語言，他打破傳統寫實的法則，將具有體積感的各個面同時表現出來，展現「邏輯上的真實」。在這次展出的七十一件畫作中，屢見側面人像與正面同時呈現的手法，即屬這一理念的實踐。立體派的技法富於變化，畢卡索又將對象解構，然後進行新的建構。從解構到再建構的過程中，畢卡索脫去原形，運用點、線、面作為繪畫元素，成就獨特的造形美。

格爾尼卡經典之作

這類作品乍看彷彿是幾何拼圖遊戲，仔細解析，纔得以進入畢卡索的思緒理路，探出他結組塊面點線，運用色彩的玄機

立體派的理念原來得自塞尚（一八三九—一九〇六）的啓發，經畢卡索蛻變出來，賦予知性的深度，不但影響超現實主義的發展，也為抽象繪畫紮穩了根基。

主導創新的畢卡索一九一七年重回傳統繪畫，進入「古典時期」。不過畢卡索無意重複純粹的古典畫風，通過反覆咀嚼之後，於一九二九年轉入「變形時期」。此後畢卡索更為逍遙自由，偏好運用簡潔明快的典線，掌控原形一變再變。這類畫風立刻贏得超現實主義熱烈的回響，但是其中肢解人體的作風，卻引發人們爭議不斷，或者困惑畢卡索的轉變，流於情緒和慾念的發洩；或者質疑出自他個人的狂想與幻覺。畢卡索卻一路前行，將傳統繪畫追求的秩序與和諧都拋在身後了。

一九三七年歐洲大陸的戰火激起了畢卡索強烈的使命感，他用畫筆當武器，為受難者控訴，傳達人們對和平的渴望。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格爾尼卡」畫作，將戰爭的殘酷刻畫無遺，成為舉世推崇的經典之作。

畢卡索晚年仍然沒有停住畫筆，他要永遠畫下去，放開毀譽繼續展現他自己。

一九五六年張大千偕夫人徐雯波赴巴黎，一起出席在巴黎羅浮博物館的敦煌壁畫臨品展，畢卡索住在坎城附近尼斯（Nice）的古堡別墅裏，兩位藝術大師曾於七月二十九日在那裏作歡喜的知音相會，但此後因境遇曲折，沒有再交集過。

東西名家把晤論畫

東西兩位當代傑出畫家，這次把晤論畫結交，被歐美報刊稱之為：「藝術界的高峰會」、「中、西藝術史上值得紀念的年代」。張大千及夫人徐雯波帶了一位趙姓翻譯主動去拜訪畢卡索，當時畢卡索已高齡七十五歲，張大千是五十七歲，兩人都是聲名最盛的巔峰時代。

在家裏從來不穿上衣，僅著一條短褲的畢卡索，那天因為有張夫人在場，特別穿了一件條子花紋的襯衫，而且穿了長褲、皮鞋，歡迎張大千等三人在他的大畫室裏落座，大畫室遍地都是東西，很零亂。張大千一坐下畢卡索就捧出五大本他的作品，他說他也學中國畫，請張大千不客氣的給他意見。

張大千一看就知道是學齊白石的，畫的多是花卉蟲鳥，雖然有筆力，但外國人

畫中國畫，辦不到「墨分五色」層次互見，他下筆後的墨色濃淡難分。張大千每一張都看，不便真的不客氣評論，幾乎把恭維話都說完了，又委婉的告訴他，用的工具不對，因此畢卡索又要求送他幾隻中國畫筆。張大千對他說，中國畫不求形似而重寫意的精神，畢卡索頻頻點頭。

鬼臉殼子價值不凡

在看畢卡索畫冊這段時間，看見一張滿臉都是鬍子的人頭怪像，張太太忍不住問「這張畫的是啥子啊！」畢卡索回答說：「是西班牙牧神。」他認為她對這幅畫感興趣，於是反問：「畫得好不好？」張太太當然回答說很好，於是畢卡索就題款給D.C. Chang並簽名後，把這幅畫送給了張大千做見面禮。

張太太很懊悔，她說早知道這樣，該挑一張看來順眼的再表示興趣。這幅像鬼臉殼子的畫帶回巴黎以後，巴黎有位畫商來和張大千談生意，出價十五萬美元，要求購買畢卡索送的這幅畫，張大千沒有同意。

他們走出大畫室拍照，看見有兩個外國人，等在院子裏求見畢卡索。一位是畢

卡索相熟的畫商，一位是義大利畫家。畫商帶了畫來請他鑑定，義大利畫家求見畢卡索則是請賜教益。

畫商拿出好幾幅畫來，都有畢卡索的簽名，因有所懷疑所以來請教，畢卡索居然要張大千代為鑑定，張大千認為是要當面考他的眼力，經仔細看了看，挑出兩張說是假的，畢卡索大為高興，果然是假的。那個畫商瞠目結舌，表示佩服之至的樣子，張大千也覺得幸虧僥倖給他捫對了，萬一錯了，就不好下臺囉！

中國人講禮尚往來，張大千拜訪畢卡索時，沒有想到他會送一張畫，既有餽贈，當然也得投桃報李，但當時沒有帶畫去，回到巴西以後，繪了一幅墨竹（雙竹圖）寄贈。

不選最能顯示中國畫特徵的山水，也不選西方人最欣賞中國畫的仕女人物，更不選歐美人認為是張大千最拿手的墨荷，獨獨繪了一幅竹子送給畢卡索，這個原因是在他們閱畫談畫的時候，畢卡索特別提出中國畫的竹怎麼畫法，張大千於是認為他對我國畫竹的筆法，一定很感興趣，所以纔特別畫了一幅雙竹圖送給他。

張大千表示，外國人學我們中國畫是

不易學的，就在下筆後，墨分五色，互見層次的功夫，他贈這幅雙竹圖，右方一株竹濃墨凸現，竹葉都是向上伸張的姿態，左方一竿則是淡墨襯影。竹葉都是向下垂佈的姿態，雙竹之間不僅顯出了距離，也更見清了濃淡、層次。

畫上張大千題的是：「畢卡索老法家一笑，丙申之夏張大千爰」。

張大千與畢卡索能夠一見投契，不能否認的這兩位畫壇大師在性格上各有其獨特的地方，但在出身、奮鬥，以及成名等方面，他們卻有著近似的相同。

為學藝術離家遠行

兩位大師都出身在藝術家家庭裏。張大千幼年時跟隨母親及姊姊學習畫花卉。畢卡索的父親是一位美術老師，他的啓蒙很受父親的影響。

年輕時兩人都爲了學習藝術而離家遠行，張大千十七歲就離開家鄉赴北平、天津、上海、杭州，又留學日本，目的只爲求藝。畢卡索二十二歲離開西班牙老家到法國巴黎闖天下並在那裏建立了他的藝術聲望。兩人在奮鬥過程中都是向外發展。

兩位都博古通今。張大千在敦煌石窟

臨摹壁畫三年，通過這個階段使得他在日後創作表現上，更能夠在傳統涵養下，發展出自己的藝術性格，進而獲得五百年來一大千的稱譽。畢卡索幼年時期雖然受父親學院派法則的訓練，但他力求創新突破，常到普拉多美術館臨摹畫家的作品，到了巴黎之後，又追隨後印象畫派大師的繪畫風格，在他早期的創作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受羅德列克、孟克等人的影響，有了這個經歷，日後他與布拉克創立體派，自然也是源自他個人豐厚的繪畫基礎。

享樂主義闖出天地

兩人都是享樂主義者。美食、美女、美居，他們兩人在這方面完全相似，一點也不會與自己爲難。更妙的是，兩位藝術大師在生前就備受榮譽，自己辛苦耕耘的成果，自己也享受到了，不像有些時運不濟的藝術家，一生潦倒悲苦，卻教子孫享受祖產。

兩位大師皆有所爲，有所不爲。畢卡索比張大千年長十八歲，但對於某些事情的堅持，則非常相似，張大千堅絕不回赤色大陸，畢卡索亦誓死不回佛朗哥統治的西班牙。兩人都屬於人道主義者，都未投

入過戰場，卻都經歷戰爭，並且都從大戰期間爲個人藝術闖出一片天地。

兩人都喜歡被拍照，是相當出名的。張大千生前曾自嘲是「最浪費人家膠卷的老明星」，對於有人要拍照時，他很注意自己的姿態、儀容，爲的是希望讓人拍出最漂亮的模樣。畢卡索的個人寫真集，可以堆滿整個書房。他性格中的霸氣，充分反映到他的面容上，使得他的照片怎麼拍怎麼好看，充滿著戲劇性的張力。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貳仟貳佰元，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